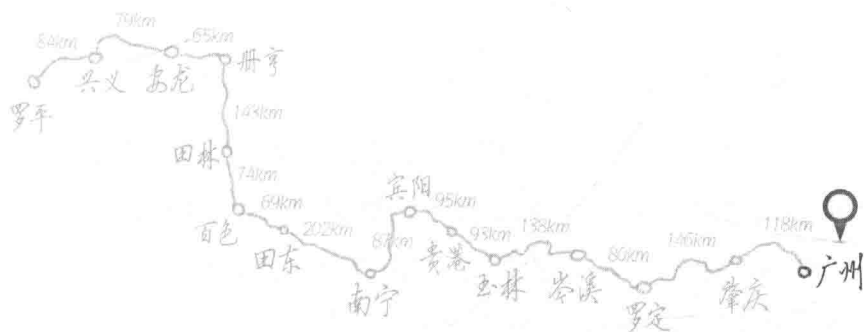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一章

凝望家的方向





1

腊月十六，广州火车站，一场刷新生物界的人类大迁徙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离家在外的游子们不畏艰难险阻，固执地向着家的方向坚定前行，人数之众多、场面之壮观、信念之坚定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候车室里拥挤不堪，声音嘈杂，空气中充斥着各种味道……休息椅上早已“堆”满了人，地面也全被人和各式行李占领了，几乎不留一点儿缝隙。

放眼望去全是人，有的满脸疲惫、半躺半坐闭目养神，有的精神焕发、津津有味吃着东西，有的神情淡然、漫无目的的四处张望，更多的是低头一族——专心致志地玩着手机……

三个小孩不识趣地在人群中打闹，不是撞到这个，就是碰到那个，引来一片抱怨声。终于有一个家长扯过孩子，往屁股上啪啪就是两巴掌，小孩张开大嘴扯着嗓子哭起来，那尖厉的哭声令周围的人都皱起了眉头……

一个中年妇女守着两个大包裹——一个矮矮胖胖，里面的物品似乎要往外涨出，拉链几乎被崩开了；一个长条形，用编织带子五花大绑，像个高个子一样站立着。中年妇女在它们中间席地而坐，端着一盒方便面，表情淡然，仿佛坐在安静的餐厅里一样。看来方便面泡好了，她拿起那把



叉子，专心地吃起来，还不时发出哧溜哧溜的声响，那神情，哪儿是在吃方便面，完全是在享受人间美味。吃到最后，她干脆把方便面的盒子扣到脸上，脖子一仰，咕咚咕咚喝起汤来，直喝到一滴不剩，才满足地舔舔嘴，用手背使劲儿擦了两下嘴，然后把盒子放到脚边，再用脚往旁边蹬了蹬，让它离自己远点儿……

一趟列车开始检票了，人群顿时骚动起来，喊着叫着，拉着扯着，向检票口缓慢移动，很自然地排成了一条蜿蜒、粗壮的长龙。

陈荣兴扛着一个硕大的包袱，紧紧拉住儿子陈大江的手，大声招呼身后的妻子和女儿陈小溪：“跟上！你们跟紧了，快点儿快点儿，要检票了。”

陈小溪和妈妈一人出一只手提着那个装满年货的大口袋，跌跌撞撞往前挤，在人缝中缓慢移动，妈妈不停地喊着：“麻烦让让，麻烦让让，我们的火车快到点了……”

旁边的人要么冷漠地站着，仿佛没有听到一样，要么不耐烦地嚷嚷：“挤什么挤什么？谁的火车不是快到点了……”也有好心人尽量挪挪，让她们挤过去……

小溪被挤得快喘不过气来了，她的脚只能擦着地面往前移，因为只要一提起来就放不下去了。“妈，妈，我快



要被挤扁了……”

妈妈没搭理她，她并不在乎，继续说：“在这种地方，还是你们胖子划得来，你们占的空间多啊，我们瘦子多惨……哎呀呀，我要被挤没了……”

“别叫了，忍着会儿吧……”妈妈不耐烦地说。

“把包给我！”爸爸又挤回来，一把提起母女手中的大包，顶在头上，在前面开路。终于到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地方，大江已经趴在一个包袱上等候了。

妈妈用手擦擦汗：“那么多人挤在那里干吗？不会往里走走……”

小溪揉揉自己的身子，夸张地说：“我又从一张画变回来了。”

大江看着姐姐，好奇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变回来？刚才你是什么？”大江刚满八岁，正是相信童话、喜欢童话的年龄。

“我刚才被挤成一幅超级薄的画，现在又变成立体的人啦。”小溪故作神秘地说。

“吹牛吹牛……”大江当然不相信，“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，哼！”

“我当你是八岁小孩，行了吧？”小溪白了大江一眼。

“求求你们别吵了，头已经够大了！”妈妈无可奈何



地吼了他们一句，靠在墙上闭目养神。

爸爸把手指放在嘴边：“嘘——静一会儿，啊……”

小溪和大江对视一眼，撇撇嘴，不再说话。



小溪看着候车室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陷入了沉思，几天来的经历又一次浮现在脑海里……

如果说挤火车拼的是体力，那么买火车票还得拼耐心、毅力和承受力。

虽说早已开始网上售票，虽说小溪家有一个二手笔记本电脑，但是，又要装软件又要什么终端，而且出租房蜗牛般的网速根本抢不到票，所以还是只能去排队买票。

小溪的爸爸陈荣兴天不亮就去排队买票，已经有三天了。第一天去得有点儿晚，排在队伍的后面，才排到队伍中间就没票了；第二天他上了三遍闹钟，五点钟就出门了，可是别人更早，依然没有买到；第三天，他发狠了，半夜三点半就去排队，终于有了希望。可是，肚子不合时宜地绞痛起来，实在忍不住了……等他从厕所回来，票又没了……

看着爸爸垂头丧气的样子，小溪说：“爸，明早我跟你去，我们保证能买到票，我是小幸运星。”

“我也要去，我也是幸运星！”大江跟屁虫似的嚷嚷。

“哼！”小溪不屑地说，“你明早要是能早点儿起床啊，我们都能买到宇宙飞船的票了。”

第二天，星星还在天空眨巴着眼睛，小溪就跟着爸爸出门了，大江当然还在睡梦中。小溪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面，往售票处赶。

这个城市无所谓隆冬，但腊月凌晨的风还是有些刺骨的感觉，小溪不禁裹紧衣服缩着脖子，躲在爸爸身后。

走进售票大厅，小溪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：“天哪！怎么这么多人不睡觉啊？”车站八点开始售票，现在才四点半，几个售票窗口前已排起了长龙。靠里侧的两个窗口，队伍已经排到了后墙，又往回甩了一个很长的弯儿。靠外侧的窗口，队伍由售票大厅内一直迤迤排到了室外的花坛边上。

“爸爸，我们一人排一队。”小溪说着，已经站到了队伍的后面。

接下来是三个多小时漫长的守候。小溪东张西望，半夜的售票大厅真是热闹非凡。

那些排在最前面、带着椅子马扎的人，想必是守了一个通宵了。一个胖胖的妇女在队伍中转来转去，瞅准一个小女孩独自排队，想插进去，但马上遭到了后面人的狂轰：



“后面排队去！”

“你讲不讲道德？还想欺负小孩子，我们看着呢。”

那人只能灰溜溜地排到队伍的末尾去了。

排在小溪前面的是一位坐在小凳子上的老奶奶，她满脸皱纹，疲惫的眼睛半睁半闭。小溪好奇怪，老奶奶这么大年纪还出来打工吗？她也要回老家过年吗？

小溪正想开口搭讪，老奶奶先问她：“小姑娘，还有多长时间才卖票？”

“奶奶，还有三个小时呢。”小溪趁机问，“奶奶，您这么大年纪还来排队买票啊？”

老奶奶也正排队排得无聊呢，和小溪唠起了家常：“我儿子一家在这里打工，已经好多年了，他们的大儿子已经十二岁了，去年又有了一个小姑娘，我来这里给他们带孩子……他们还要上班呢，只好我来买票了……这火车票也太难买了，我昨天排了没买到……”

“奶奶，您今天一定能买到的。”小溪笑眯眯地说，“我们今天靠前呢，您还在我前面，您能买到我才能买到。”

爸爸看着小溪和前面的老奶奶聊得起劲儿，不由得摇摇头笑了：“这个鬼丫头，见人熟，话真多……”

售票厅的人越来越多，很多后来的人踮着脚张望，想方设法往前挤，售票处被挤得像是一个肿胀的葫芦……



警察上岗了，开始整顿秩序。售票员来了，队伍开始缓慢向前移。

小溪排的这一条队伍走得快，渐渐地，爸爸就落在了后面，而且仿佛停滞不前了呢。

小溪得意地喊：“爸爸，你看还是我运气好吧？快来这边……”

终于挪到了窗口，见到了售票员，小溪突然觉得每一个售票员的面容虽然严肃却很亲切。

“麻烦要四张到昆明的票。”爸爸小心翼翼地说，声音里有抑制不住的激动。

“昆明……只有最后两张了。”售票员面无表情地说。

“啊，只有两张了，可是我们有四个人……”爸爸迅速地看了小溪一眼，又盯着售票员，着急地说。

“你到底要不要？”售票员不耐烦地说，“快点儿快点儿，后面的……”

“要要要！”爸爸连忙说，“先买两张再说。”爸爸拿出妈妈的身份证，给她和弟弟买了票。

还差两张火车票怎么办？爸爸又去排了两天队，可还是无功而返。

唉——只有两张来之不易的火车票。四个人又怎么能一起回家过年呢？这是个大问题。



3

“爸爸妈妈，怎么还不可以上火车啊？我站不住了……”大江不高兴的喊声把小溪拉回了现实。

候车室里依旧人声鼎沸，南腔北调的聊天儿声，呼朋唤友的喊叫声，加上孩子们嬉戏的打闹声交织在一起，撞击着每个人的耳膜……早就说要检票了，可是，检票口迟迟不见开门。

爸爸看着三大包年货发愁：“等会儿你们怎么弄上火车啊？现在也真是，连站台票都不卖了……以前啊，送人可以送到月台上呢……”

小溪又兴奋起来，夸张地说：“那会儿我妈送你是不是在月台上挥舞着丝巾跟着火车跑啊？然后你半个身子探出窗外挥手告别……”

“姐姐，真的吗？妈妈真的这样送爸爸吗？你看到了吗？怎么我没有看到？”大江天真地问。

小溪笑弯了腰：“哈哈……我们都还没出生呢，怎么看到？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大江还是睁着大眼睛，一脸疑惑。

小溪笑得更欢了：“我有特异功能啊，你那么傻，当然不知道啦。”

妈妈拍了小溪一下：“你哪有姐姐样儿？就知道欺负



弟弟。”

爸爸笑着拍了她的头一下：“小溪，怎么这样逗弟弟啊？”

小溪忙把话题转移了：“妈，跟你说了嘛，那些什么小零食就不要买了，老家又不是没有，你偏不听，还买一大包，现在不好拿了吧？”

爸爸也说：“就是呀，让你少带一点儿就不听，到昆明下了火车还得转汽车，真担心你们怎么拿啊……”

妈妈瞅了他们一眼：“你们每年都要发牢骚……一年就回去一次，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，三个叔叔一个姑姑，两个姨妈两个舅舅，你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……都要买点礼物吧？这里的小食品又好又便宜，我们多带一点儿回去给村里的小娃娃，人家的爸爸妈妈回去也会给你们的嘛……”

“咱们家是人丁兴旺，人缘爆好啊。”小溪无奈地摇摇头。

大江大声说：“我会帮妈妈拿的，我的力气可大了。”说着还挥挥拳头。

“就是，还是咱儿子最贴心！”妈妈高兴地搂住大江厚厚的肩膀。

人群又是一阵骚动，检票口开了，大家摩肩接踵往前



移动，妈妈再一次交代：“你们一定要慢一点儿，一定要接我的电话，你们一起听着电话哦，不要两个人都听不到……一定一定要慢一点儿……”

“妈，你已经说了N遍了，‘慢点儿’说过N的N次方遍了，你不觉得烦吗？”小溪撅起嘴说，“往前挪，快点儿进站吧。”

爸爸拿着那些大包，一直把妈妈和弟弟送到检票口，才帮他们一个个背在身上。

妈妈和大江身上挂满了大包袱小包裹，像两只搬家的蚂蚁，艰难地往前移动……小溪看着看着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儿流出来。她使劲眨眨眼睛，硬生生地把泪憋回去。

走了几步，妈妈又回过头来大声说：“记住，慢点儿慢点儿！”

小溪和爸爸齐声回答：“知道啦！一定慢点儿！”

走出火车站，小溪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里面人太多了，仿佛连空气都有些稀薄。

“爸，我们还有几天出发？”小溪问。其实她是明知故问，她在心里一天一天倒计时呢。

“还有……还有七天。”爸爸说，“这几天我去你林叔叔的小吃店帮帮忙，他的小工全回家过年了，他每天给



我一百块钱，干六天就是六百块呢……”

“那，回家的东西由我准备，你就放心去赚外快吧。”

“你行吗？不会忘了什么吧？”

“爸——你怎么那么不相信人啊？告诉你吧，我早就上网查好需要的东西，用一个本子记着呢，都准备得差不多了……”

爸爸搂住小溪的肩膀：“真是老爸的乖孩子，准备工作就全权交给你啦。”

能和爸爸骑摩托车回老家，是小溪好不容易争取来的，她正在认真准备着，期待这次不一样的回家之旅。

那天，一家四口看着好不容易买到的两张火车票发愁。

“唉，今年怎么回家啊？”妈妈叹了一口气，站起来去炒菜。

尽管把能打开的门窗都打开了，可是油烟味还是弥漫了整个家。爱吃辣的爸爸妈妈都不敢放辣椒，否则辣椒散发出来刺鼻的味道会让人不停地咳嗽……

这种租来的两居室，其实只是两间房子套在一起，没有专门的厨房和厕所。外间大一些，兼备了厨房、餐厅、客厅、书房的功能。墙边一张绿色的高低床是爸爸从厂里买回来的，扯上一块花布帘子，便成了姐弟俩的卧室。哦，



床下还是小狗点点的窝。里间没有窗户，又黑又小，是爸爸妈妈的卧室。

妈妈说，等再攒点儿钱就去租一套真正的两居室，可是说了好几年还没行动。小溪盼啊盼啊，盼望能住上像同学家那样有厨房有卫生间的房子，可是，希望遥遥无期……

不过，比起老家村里的那些一年只能与父母见一面的“留守儿童”，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，这样想想也就满足了。

妈妈迅速翻炒锅里的青菜，锅铲撞击着铁锅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，和着菜在油水中的吱吱声，组成了一曲最平凡最普通的交响曲。

妈妈边炒菜边大声说：“这样行不行？我们去换下票，小溪带着大江坐火车，我和你爸骑摩托回去，跟你陈叔叔一起走，他们每年都是骑摩托车回去，挺省钱的。”

“我带弟弟坐火车？就我们俩？”小溪没想到妈妈这样安排，瞪大眼睛看着妈妈，有些不太相信。

爸爸点点头，表示赞同：“我联系一下老乡看看，有没有这一趟车的，照顾下你们。”

带着弟弟单独坐火车，可以在火车上当家做主，挺好啊。不过，骑摩托车回老家似乎更新奇更具吸引力，那种风在耳边呼呼歌唱的感觉，那种路遇各种新鲜事的猜想，

多精彩啊!

于是,小溪兴奋地说:“妈、妈,你带弟弟去坐火车吧,我和爸爸骑摩托车,好不好?好不好嘛?”

“不行不行!”爸爸连连摇手,“骑摩托又冷又累又危险,你受不了的。”

“怎么受不了,我妈受得了我就受得了,而且我妈那么胖,会把摩托车压坏的。”小溪忍俊不禁。爸爸瘦妈妈胖,小溪像爸爸,大江像妈妈。

妈妈把炒好的菜端上了茶几,嗔怪道:“坏丫头!快去叫你弟弟回家吃饭。”

“你们好好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哦。”小溪说着走出家门去找大江。

围坐着茶几吃饭时,爸爸说:“我们刚才商量的,人算不如天算,也不要再去换票了,同意小溪的请求,大江跟妈妈坐火车,小溪跟我骑摩托车。”

“噢耶!”小溪高兴得把刚送进嘴里的饭都喷出来了。

大江不乐意了,大声叫嚷:“你们说什么啊?凭什么我不能坐摩托车?我也要跟着你们!”

妈妈轻轻拍了一下他的头:“不要乱,你小,就得跟我坐火车。”

“我是男子汉,小溪是小女人!我要坐摩托车。”大江



还不服气。

小溪一把捏住他肉嘟嘟的脸颊：“你再胡说！你再胡说！什么小女人难听死了！再叫我名字我捏烂你的嘴！”

大江叫起来：“哎哟哟，姐姐，你放手！”

爸爸说：“你们别闹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你们俩坐火车我们也不放心，春运人太多了……就是小溪要做好准备，一路上非常艰辛哦。”

小溪故意鼓鼓肌肉：“没事，咱是女汉子！那……我们什么时候走？和陈叔叔一起走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当然得跟你陈叔叔一起走啦，他们已经走过好几年了，路况熟悉有经验，你们一起走我才放心。”

大江满口饭菜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陈叔叔也太笨了，年年都买不到火车票啊？”

爸爸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是啊，火车票太难买了，记得有一年排队，无论男女老少，认识不认识的，都是一个拉着一个的衣服，生怕有人强行插队……陈叔叔和你赵姨每天起早贪黑地打工，连星期天都舍不得休息，哪儿有那么多时间去排队买票？”

“哦。爸，我好像看到新闻上说，坐大巴车回家也很方便的。”小溪突然想来说。

“坐大巴？亏你想得出！”妈妈叫起来，“你知道坐



大巴多少钱吗？一个人要四五百呢！而且转来转去，又不安全，我们也不愿意坐的。你陈叔叔他们孩子还小，老人又生病，更得注意……”

小溪撅起嘴说：“怎么怪我呢？我只是出个主意。”

爸爸笑了，说：“还有，我们要等等陈叔叔，他们好像要加班到腊月二十才能回去，反正也赶得及过年的……”

妈妈感叹道：“我们家够幸运了，你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健健康康的，你们俩也听话……”

爸爸居然哼起歌来：“……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……”

小溪撇撇嘴说：“你们也太肉麻了……”



这样的艰难旅程，陈小溪家每年春节前都得经历一次，抢车票、赶火车、挤汽车，翻山越岭，奔波在回老家的路上，那滋味，真的不敢恭维。

所以，陈小溪不喜欢过年。可是，爸爸妈妈却忙得不亦乐乎，仿佛每年等待的就是这次行程，盼望的就是过年。

而且，小溪八岁就来到广州，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足足七年。

陈小溪一家来自云南罗平——那个油菜花盛开的地方。